

浅草

浅草

A10

羊年快来了

■文/猫宁

周末和朋友逛街，看到很多店的柜台上都摆放着白白胖胖的小绵羊，才意识到羊年快来了。上一个羊年还如在昨日。

那一年，我刚到外地上大学。当我坐着火车回到家时，“亲切”扑面而来。接下来的两三天，我享受着“胡吃海喝，睡到日上三竿”的特权。三天后，我降为“平民”，帮着家里准备过年。打扫卫生，房间、客厅到厨房，天花板、窗子到地砖，必须全方位不留死角。这种事情都是我和妹妹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起做，往往要耗时一整天。到了晚上，看到被打扫干净的屋子，成就感油然而生，竟有一种满满的幸福。

进入腊月，我们就跟着母亲陆陆续续准备年货。比如各种零食，像瓜子、花生，我们家不买超市那种小包的，而是由母亲在菜场卖炒货的摊子上称上几斤带回来，顺便带些包装喜庆的大京果

和云片糕。当然，大白兔奶糖、花生糖和各种水果糖也是必不可少的。腊月二十以后，母亲就开始去作坊定包子了，有梅菜馅的、豆沙馅的、糯米的、青菜馅的、马齿苋的、肉的。总共160个左右，够一家人吃到正月十五。关于定包子的数量，去年我曾问母亲：“现在年初二就有超市开门了，为什么买这么多放着，再说也不新鲜。”母亲感慨道：“这么多年习惯了，以前和你奶奶姑姑一起发面，自己包，自家蒸，说说笑笑，就觉得是过年，现在她们都不在了，虽说是定做的，可还是觉得这个数字好。”原来，母亲忙年，有对过去的想念。

母亲告诉我，年货中有几样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路路通”，也就是水芹，还有“豌豆头”，因为寓意办事顺利，平平安安。重量级的菜品有一串串的香肠，一缸一缸的咸肉、咸鱼，还有螃蟹、虾之类。

说到咸鱼、咸肉，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割上几块肉，用黄色的牛皮纸包裹着埋在灶膛里，待闻到肉香时，我们会欢呼雀跃。有时，还会包些黄豆放在火里烤，然后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现在想来，还是觉得那声音是最动听的。

年货要一直忙到腊月二十八九。除夕那天，将它们一样样烧好，一盘盘摆上，我们家才正式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我和妹妹出嫁之前，我们家除夕必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家庭会议。这时，父亲会端坐在八仙桌的上位，他的左边坐着奶奶，右边坐着母亲。我们姐弟三人排排坐，坐在父亲对面。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父亲总结家里一年来的情况，然后从我开始总结一年来学习生活中的得与失，以及下一年奋斗的目标。我们发言的稿子是前一天认真总结并写在纸上的，读完要上交父亲，以便

他拿来作我们成长的凭证。然后是我们姐弟三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的时候，弟弟批评起我来总是很胆怯，后来我们都大了，也就开诚布公了。接下来，母亲和奶奶会各自说上两句。最后父亲总结一下大家的发言，内容多是赞扬奶奶和母亲操持家务很辛苦，告诫我们一定要孝顺她们。会议完毕，父亲开始发红包，奶奶和母亲的红包最大。我们的红包说是根据表现发的，具体谁多谁少彼此从没问过。因为都觉得自己的是最多了，问了，怕伤了姐弟的感情。会后，一家人开心地吃年夜饭，一起看春晚。记得那一年春晚，主持人让说关于羊的成语，“三阳开泰”我记得最清楚。

今年的春晚，不知道还有没有说成语这个环节。电影院又开始放《喜羊羊与灰太狼》了。羊年真的快来了。

北风吹 螃蟹肥

■文/邱红英

对于螃蟹的记忆，起先是与吃无关的。只记得小时候到了秋天，天气转凉，爷爷就开始整理他那几张拖螃蟹的网了，把一些小洞补上。爷爷比我整整大了一个甲子，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年轻过的爷爷总是一边吸着烟一边做这些细致活。我呢，一般都是蹲在旁边很虔诚地看着，看他是把拖螃蟹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北风刮起来的时候，爷爷就会在傍晚时穿上厚厚的棉衣，带上几张网，提着马灯和竹篓，扛着长长的竹竿到位于我家北边几里地的一条长河边拖螃蟹。位置是白天就选好的，河边上的荒草已经被爷爷清除掉，可以放个小板凳坐下来，河里的水草杂物也用耙子清理上岸，以确保网不会被杂物勾坏。长竹竿的一头绑着一个铁钩，用铁钩钩住网的一头，把网慢慢送到对岸，这样一条河就被透明的网拦腰穿过了。再找一个有丫杈的树杆插在河边，把马灯挂在上面，爷爷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坐在小凳上静静看着漂在水面上的一排白色浮子，浮子一动，螃蟹可能就上网了，至于浮子动到什么程度可以收网，那是爷爷没有传给我的宝贵经验，或许因为我是女孩，亦或许是没有来得及吧。

我更小的时候，是不知道奶奶会陪着爷爷在河边守到多晚才回家的。早晨起来，奶奶兴奋地喊我去数坛子里的螃蟹，有时候是数不清的，有十几斤呢。那时候螃蟹也不值钱，五分钱一斤吧。但爷爷一天都会很开心，中午啜着小酒，哼着京腔。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出了校门就看见一个熟悉的、佝偻的身影向北走，那是去河边上给拖螃蟹的爷爷送晚饭，然后再陪他守到很晚

的奶奶。她穿着青布棉袄，背已经驼了，匆匆往前走，待我喊她的时候，她因为耳背，没有听到。那天，小小的我站在冬日将晚的北风里，看着奶奶的背影，第一次有了一种凄凉的感觉。

三年级的冬天，就只有我陪着爷爷守到很晚了。浮子动到一定的时候，爷爷就提着网的一头把网慢慢拖回来查看战果，有时收回来一两只龙虾，有时什么都没有，网还被逃逸的螃蟹钳破了，这时就得换一张网。网破了，爷爷是很不开心的，难怪以前如果晚上收获不多，网也坏了，第二天他都要寻点由头对奶奶发火。不过，现在他再也不能对奶奶发火了，因为奶奶在我二年级那年春天就去世了，走得很匆忙。我看着爷爷一边吸着清水鼻涕，一边忍着怒气下一张新网的时候，突然很同情他。

爷爷和奶奶，一个是地主的儿子，一个是私塾王家的女儿，因为包办婚姻，在苏州谋事的爷爷看不上奶奶，所以同龄的他们到了三十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有了水灾，有了举家搬迁，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抄家，有了批斗……爷爷和奶奶的生活就像一张支离破碎的螃蟹网在爷爷的坏脾气和奶奶的忍让中缝缝补补了一辈子。

这是奶奶所不知道的。她走后，爷爷常常喝得大醉，嘴里唱着我不懂的曲调，找毛笔写下纪念奶奶的文字。很多，大多我不记得了，只有一句记忆犹新：少年夫妻白头伴，相逢只有梦中圆。

是不是世间的所有感情真的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呢？

北风又吹了，螃蟹又肥了，爷爷和奶奶一定在另一个世界相依在马灯的微光里吧？



沉浸村庄的理由

■文/刘干

我的村庄，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坐落在湖畔河堤上，方圆占地仅三百余亩，农舍聚聚散散，树木疏疏密密，村外环绕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界沟，汇集在村后辽阔的湖泊里。生活在里面的人，淳朴，谦虚而寡言。

时过境迁，我的村庄已不是儿时的模样。记忆中的铁犁铧被遗弃在老屋里，身上盖满了岁月的粉尘。那次也是偶然，无意中透过残破不堪的窗棂，看到犁铧挂在老屋墙上，一言不发，满身锈迹。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它孤独的眼泪，看见了流在它干瘪身子发黑的血液。

村庄的生活是从清晨开始的，它从白雾中露出曲线，远看柔和秀美。鸟儿穿过村庄上空，落到村头空旷的湖边，嬉戏，觅食。淡淡炊烟从村庄树枝上孤直升起，被晨风摇碎。我又一次坐在湖畔那个熟悉的堤坡，听三爷给我讲故事。坡上，只有我、三爷和三爷养的羊及大花狗。狗围着羊群左右跳跟，羊咩咩吠，还有虫鸣。

三娘早逝，三爷形单影只，朝夕以羊狗为伴。可我从未听他抱怨过生活的恶意，面对生活，他总记得笑着鼓励自己和别人。在村里，像三爷这样的留守老人并不罕见，他们一个个都是村庄的“原生态”。

如今，三爷老了，身子骨由原来的“i”变成了“C”。村庄也跟着老了。老了的村庄，裹着炊烟，牵着壮实的耕牛，哼着长长的“拉魂腔”，走在岁月的路上。旁边，不时有孤零零的叶子从树上簌簌落下。

村庄的天空是敞开的，云朵是雪白的，粗看农舍布局略显零乱，甚至有些呆板，但有着天然去雕饰的原始韵味。童年的村庄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乐园。我和小伙伴们，会在初春的草地上翻跟斗、打滚，在湖畔田头挖野菜；夏日里，我们会去偷桃捕蝉，在沟里摸鱼游泳；秋天会爬树摘桑枣吃野果，掏鸟窝；冬天则逐个把人家屋檐下的冰锥击落，再带着一身潮湿回家……

很多时候，独处的我脑海里会浮现出村庄的模样，我总会记起它，就连做梦都是奔走在回村庄的路上。

那是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乡音，熟谙的粗茶淡饭，熟稔的田野河滩，有三爷，有父母兄弟，还有村庄上飘逸的炊烟。

村庄，给了我一份亲情，一份念想。尽管村庄不懂我的心仪，但我仍一厢情愿地暗恋着，村庄的泥土有多深，对村庄的爱就有多厚。

与村庄肌肤相亲的方式就是常回村看看。我心怀虔诚的愿望，回村里转了一圈。偌大个村子，大半人不认识，不知是我遗忘了村庄，还是村庄遗忘了我。我的心很疼。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跟着父亲一起去田里插秧、收麦子、刨山芋、拔花生。

走出村庄，我的心还在村里逗留。

